

日暮乡关

江 潇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014056320

I267.1

1754

关乡暮日

江 潇 著



I267.1
1754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航

C1744897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暮乡关 / 江潇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2
ISBN 978-7-108-04739-7

I. ①日… II. ①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745 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网 址 www.sdxjpc.com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 数 116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序 永远的乡村情结

许春樵

江潇在城市霓虹灯杂乱无章的闪烁中和泛起泡沫的酒杯里发现自己再也走不出思想与情感的围城，这就是已成为他精神属性和生命构成的“乡村情结”。于是，人们如梦初醒地发现乡村和江潇之间已形成一种相互命名的关系，《日暮乡关》实际上是江潇对自己的灵魂与生存方式的一次彻底的坦白和庄严的命名。在这本散文集的整体阅读结论形成后，我们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追问——乡村赋予了江潇怎样的性质和生存态度？

很显然，江潇对故乡的风土人情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怀旧，他是努力在寻找山乡风景后面的农业精神以及人与自然艰难对话中的生存意志。当一些作家对中国贫瘠与落后的乡村进行刻薄批判的时候，江潇却从乡村的风物人情中挖掘出纯朴、自然、坚韧、善良、达观、顽强生存的乡村精神，在商品经济让一些人迅速物化的今天，江潇在逐物者逃离乡村的同时固执地认同了农业文明所赋予国人宿命式的精神品质并因此而升华为一种群体性的生存意志。《房子的变迁》中

父亲的执著，《乘凉》中乡风的纯朴，《客从山外来》中侑子的达观，《韩娘》中韩娘的忠诚，《唠叨》中母亲的善良，这一切的人和事物都在字里行间成为作者人格与生存意志的起源和最初的依据。在《日暮乡关》一书中，乡村已超越了一般个人意义上的回忆与抒情，书中的乡村精神已内化成为一种生存法则和民族意志。这本集子独特的艺术品格正在于作者在超越了庸常的乡村意识后的审美发现，从叙事方式看，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艺术分析层面去把握，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

值得重视的是，江潇的散文显然是属于那种“有境界，自成高格”一类。眼下散文界矫情造作、感情上弄虚作假之作泛滥成灾，怀旧类散文免不了以今日之富贵与成功玩味欣赏昔日的贫穷和挫折，以都市抑乡村、以富有笑贫穷、以得势压平凡、以贵人压常人。在那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得意中看出了写作者的浅薄以及艺术精神的溃败。江潇的散文却始终以平常的心态叙述乡村，除了对农业社会中人民的歌唱，即使写及乡村的艰难和困苦，江潇也是用同情和关怀的情感去演绎，在《大妈》、《二姐》、《似水流年》、《韩娘》中，作者是以“命运以共”的心态去写作的，而《跳出农门》、《山芋的回忆》、《鸡蛋旧话》里也全无人生得意时傲慢与自恋的蛛丝马迹。从艺术心理学角度看，江潇是在反世俗化与非功利化的心理结构中完成创作的。“平常心即是道”，而之于江潇，这种平常心极其可贵地使散文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境界。

江潇散文的文字极简约凝练，叙述却又张弛有致，在

“惜墨如金”和“泼墨如水”之间，叙述速度与节奏的把握已达到信手拈来随意文章的状态。当江潇把所有的情感压缩在平静简练的文字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江潇的散文无疑获得了相当的艺术张力和审美空间。

应该说，在文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江潇的“乡村情结”与叙事策略不仅独具品格，而且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倾向。

自序 乡关何处

1997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取名《远去的牧歌》。诗人蓝角撰文评论说：“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孩子。当我们面对广袤而沉默的黑土地，谁也无法抵抗来自灵魂深处的感恩。江潇的散文集让我触摸到作者发自内心的这份热忱——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对土地的执著爱恋和永远激荡心灵的美好情愫。它像牧歌一样渐渐远去，却日益清洁着他的精神世界……”

我与蓝角先生均未料到，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牧歌仍时常在我心头飘荡。

几年前我家濒临合肥的环城河，河岸树木茂翠。春末夏初，林中有布谷鸟昼夜鸣叫，声音清亮婉转，忽远忽近，每每令我神飞故乡。故乡称布谷鸟为“蚕豆鸟”，小时候，母亲曾告诉我，蚕豆鸟乃节令鸟，她叫声的意思是“蚕豆做窝，割麦插禾”，她想提醒人们：蚕豆已结荚了，赶快割麦插水稻吧！其实，故乡人都很勤劳，哪需蚕豆鸟来催促呢？苍山碧水间，无论在金黄的麦地，还是在嫩绿的秧田，

早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半生坎坷的经历使我体会到，男人必须坚强。可正如姜育恒在《分一点梦给你的家》中唱的：“没有人不需要在温暖中成长，风雨有时也要隐藏，没有人想要装作很坚强，都在寻找一处依靠。”人总有软弱的时候。那时我们急需一个地方来躲避现实中的虚伪、残酷、烦恼和忧愁。鸵鸟的沙丘在哪里？有人相信上帝，卡伦·卡彭特在《昨日重现》中说他“相信昨天”，而我相信故乡——我的宗教情怀都逃遁到乡关意识中了，我喜欢回忆那一幕：深秋的晚上，天气微寒，在有燕子巢、麻雀窝与老鼠洞的旧屋里，我和母亲守在厨房，灶膛里煨着山芋，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给伏在她膝头的我讲白话；隔壁的堂屋里，父亲与几位好友，在喝野茶、抽水烟、对阵楚河汉界……不过仔细想想，三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于是，一有机会，我便赶回故乡。

只是——故乡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由于工业化向乡村的蔓延，故乡的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青山依旧在，但河水已变得污浊不堪。记得儿时，我家门前的小溪是我夏日的天堂，我和弟弟端盆持网，在小溪里摸鱼捞虾，只消个把时辰，便让晚餐桌上丰富多彩。而现在，这显然是奢望了。有一回，我专门带儿子归故里重温我童年的欢乐，遗憾的是，我们沿着小溪折腾了大半天，仍片鳞未获。更倒霉的是，儿子的双腿上，翌日竟生出无数毒水泡……

尤其令我失落的是，在横流的物欲的冲击下，故乡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往日的淳朴、宁静、悠闲和从容已烟消云

散……

我很难过——我现实中的故乡，不再等于我心目中的“故乡”。

我心目中的“故乡”，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是祖传的土坯屋，是童年的好时光，是邻人亲热的招呼，是母亲温软的胸膛，是我灵魂皈依的净土，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就像罗大佑的民歌中深情表达的：“谁能给我更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更温柔的梦乡，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还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谁能给我更孤独的门窗，遮盖着内外风雨的门窗，谁能在最后终于矛盾地摆摆手，还祝福我那未知的方向……我诞生的地方……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我曾在月光如水的夜晚一遍又一遍地倾听这首歌，淡淡的哀愁，点点的忧伤，宛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朦胧而痴迷，令我禁不住泪湿青衫……

然而这样的“故乡”，只在我心里。

目 录

序 永远的乡村情结 1

自序 乡关何处 4

第一辑 牧歌远去

高 庄 3

《高庄》补正 5

丘陵人格 10

家乡有一条小溪 12

房子的变迁 14

乘 凉 17

晒 太 阳 21

老屋语丝 24

无 主 坟 26

烟火人间 28

乡 愁 30

老酒乡情 32

喊 魂	34
客从山外来	36
金馒头 银馒头	39
山芋的回忆	41
打 井	44
一罐健力宝	47
唠 叨	49
夕阳下的土茶	52
携友归乡	55
乡下依然很难	61

第二辑 童年回望

童年的老槐树	67
粉笔旧事	69
鸡蛋旧话	72
白纸忆旧	75
一 分	77
饥饿年代的精神给养	79
疙 瘩	82
喝酒的意境	85

跳出农门	87
------------	----

第三辑 舐犊情深

父亲带我上医院	91
---------------	----

父亲背我过河	93
--------------	----

父亲的心思	96
-------------	----

家 书	98
-----------	----

过 年	100
-----------	-----

陪父母过年	102
-------------	-----

等待铃响	105
------------	-----

第四辑 乡亲乡情

叩 头	109
-----------	-----

断 指	114
-----------	-----

望子成龙	117
------------	-----

似水流年	121
------------	-----

二 姐	124
-----------	-----

智 者	127
-----------	-----

大 妈	130
-----------	-----

哑 女	133
脚 板 草	136
父 与 子	140
直 选	143
徐太太的故事	146
韩 娘	150
冬 祭	153
遗 产	156
不死的山歌	158
大 舅	161
表 叔	163
天 残	167
一个曾经很骄傲的人	169
小 白	173

第一辑

牧歌远去



高 庄

高庄是我老家。

我至今未穷究出老家为何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地势最高吗？显然不是，老家位于一座崇山的脚下，在山腰和山顶的白云深处，还有繁星点点的人家。是因为居民大都姓高吗？更不是，老家无一姓高。父亲说，相传百把年前，此地确有一位高大户，富甲八方，故称高庄，后来为避瘟疫，他们举族迁徙了。父亲的解释我半信半疑，我曾在方圆十几里的地区遍寻荒坟野冢，就没见一块高家的墓碑，难道他们惶惶离乡的时候，还沉着地带走了所有祖宗的骨骸吗？

我家屋后，有座小丘，它贴着崇山，就像一张国字脸上长了个疙瘩。丘顶有道壕沟，从外表看，历史悠久。此沟是做啥用的呢？我问村里年龄最长的两位九秩老人，他们也讲不清楚。说是战壕吧，老家一个多世纪未受兵燹；说是水渠吧，虽自古有道山高水长，但此丘是座死丘，浑身上下没一孔泉眼……谜！

我家门前，有个池塘，内埂生棵榆树，尽管枝繁叶茂，

干上却有大窟，雷雨天气，常见蛇鼠出没，分明春秋不短。我读《西游记》，总想起它，觉得它恐怕已经成精了。老家喊它“吴树”。是一个姓吴的人手植的呢，还是早先属吴家的物产？亦没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又是个谜！

我打小就喜欢妄想，常望着屋后的高山发呆：山的那一边，究竟有些什么呢？人到中年，仍积习难改：那个给老家取名的人，那个挖壕沟的人，那个栽榆树的人，到底是谁呢？继而感慨：高庄犹在，壕沟犹在，榆树犹在，可与其相关的人早已被时光湮没，人啊，不如一座村庄，不如一道壕沟，不如一棵榆树！